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沙孟海研究委员会
2011
SHAMENGHAIRYANJIU
第七辑

沙孟海研究

振
迅
天
真

沈尹默书



行书振迅天真四字轴 纵一三一厘米 横四五·五厘米 一九八五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目 录 CONTENTS

若榴花屋

4 “偏师独出殊英雄”

——沙孟翁书法随笔 文/王伯敏

7 平凡中见伟大

——忆同沙老接触中的几件小事 文/刘 江

兰沙馆印式

12 沙孟海的篆刻艺术 文/戴家妙

沙邨艺谭

28 清代书法概说 文/沙孟海

37 缘起与消散

——论沙孟海先生的章草艺术实践 文/王 业

决明馆书翰

50 读《沙孟海论书丛稿》札记 文/李文采

55 作品选登

一日千载

64 追忆我与沙孟海先生的交往 文/濮晓达

66 沙孟海与况周颐交往始末 文/岑欢科

简 讯

79 第六届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沙孟海研究委员会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文/郑利权

名誉主编 朱关田

学术顾问 刘 江 章祖安

沈定庵 马世晓

金鉴才 林剑丹

卢乐群 骆恒光

俞建华 李文采

蒋北耿 杨永龙

鲍贤伦 陈振濂

王冬龄 祝遂之

邱振中(特邀) 沙茂世(特邀)

沙更世(特邀) 李立中(特邀)

主 编 赵雁君

副 主 编 钱丁盛

楼建军

戴家妙

方爱龙

执行副主编 姚建杭

编 辑 王义骅

何涤非

陈 峰

张忠良

特约编辑 郑利权

王小红

汪维玲

方树枫

主管单位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主办单位 沙孟海研究委员会

沙孟海书学院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设计制作 典集文化

编辑部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路9号

浙江省文联大楼105室

邮 编 310006

电 话 0571—87981233

邮 箱 smhyjh@163.com

定 价 48.00 元

若
榴
花
屋

一
詞
賦
出
集
卷
之
一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偏师独出殊英雄』

——沙孟翁书法随笔

文/王伯敏

沙孟翁高寿，他的一生各个时期的书法作品，多有变化。有的如花，易见其美；有的似璞，非细读不可。其晚年力作，可谓登峰。

沙翁之书如其人。沙翁为人正直，书品正直；沙翁为人淳朴，书品淳朴。沙翁之书可敬，沙翁其人更可敬，这也是他的书艺为时人推重的根本所在。

古人论书，说是『书贵瘦硬方通神』，其实『通神』之路甚广。读沙翁书见其凝重质朴，一样通神。沙翁作书，

或如崩云，或若飞马腾空，颇得壮气。沙翁年近九十，当其兴至，展五尺纸，书七律一首，顷刻即就，书竟气犹旺，令观之者，无不咄咄叹服。沙翁之书，有的豪放，有的含蓄，风范气候，有过往哲。作书如作画，其中打点极难，沙翁之点如绿松石镶嵌于青铜上，有光彩，又庄重，剥不出来，大风吹不跑，见其书『汪』『卜』『凝』『邃』诸字，味之稍久，眼前似乎会跳出杜甫的两句诗来，即所谓『江动将崩未崩石』，『松浮欲尽不尽云』。有一年，我去日本，

在书法家青山杉雨先生家作客，他热情地给我看他的藏砚，休息时，谈到沙翁书法，我提到杜甫的两句诗，他一下子听不懂我的话，及写给他看，他很风趣地说：『你谈得太好了，唐代的大诗人，正有灵性，做好了诗，好像等着贵国的大书法家出世，太有意思了。』在座的客人都笑开了。回国后，我告诉沙翁，他说：『你们都太过奖了，我的点，实在是笨点子。』九十的老人，竟自谦若是。

对于沙翁的书法成就，世人的称誉有的『见』之于『口碑』。记得一九六一年秋天，傅抱石先生在杭州，有一天，他与潘天寿、吴弗之两先生会面，当谈到画中款书时，傅先生竟提出了沙翁来。这时，潘、吴两先生都称赞沙翁书法高妙，潘先生以为作书有骨有肉不易，他说沙翁的书法，『得骨肉匀称之美』。傅抱石还说『有些款书……如果能像你们杭州沙孟海先生的书法，可就上乘了。』潘、傅二老说这些话时，我在场，历历如昨，然而距今却有三十三年头了，潘、傅的话，反映了他们对沙翁书艺由衷的赞许。

十五年前，我在一篇欣赏中国书法的小文章中提到中国的书法美：『它（书法）不是诗，却有诗的韵味；它不是画，却有画的美感；它不是歌，却有歌的旋律；它不是舞，却有舞的节奏。』读沙翁书作，细细体会，便会觉得有的如诗，有的如画，有的如歌与舞，凡是艺术作品，它给人们以这种丰富的感觉，是精神文明赋予人们的一种高

级享受。书法作品的表现，它总是有限的，有的甚至在尺幅上只书三五笔。如王献之的《鸭头丸》、怀素的《苦笋帖》，都没有几个字，但是给人以美的享受是无限的。要使艺术品产生无限的美，这是不容易的，任何艺术家都要付出大量的汗水。沙翁一生锲而不舍，他是书法家，又是学问家，我认为一个书法家的墨水，不应该只藏在毫端，储在砚中，应该大量地储蓄在自己的腹中。腹中多墨水，写出来的字，作出来的画，便能光彩照人。东坡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历史上的大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问家。这个好传统，应该永远保持。沙翁的一生，除了让人们欣赏他的书艺，进一步研究他的书法特点外，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启迪人们引起重视：成为一个书法家，必须同时是一个学问家。

一九九一年冬，西安郑逸夫老先生持沙翁书帖来杭州，本想请沙翁题几句，因沙翁有恙，自然不便启口，因此属我为之跋，推辞不了，只好给他另书一纸，现在录之，作为本文的一点补充：『右沙孟翁书宋王炎《南柯子》，凝重质朴，「山冥云险重，天寒雨意浓」，开笔十字便入神。「人间辛苦」两行，正于着力处见其巧，转折斜落处见其雄，可谓艺近乎道矣。此帖字字称快，为沙翁七十又九力作。逸老属题，余甚庆得者珍藏之幸。辛未寒食节识于半唐斋。』而今逸老以八十岁谢世，记得三年前，他到杭州，

总称沙孟翁为『大英雄』，我一时没有领悟，及请问，他才说：『吴老缶慧眼识弟子，赠沙老诗，谓沙老『偏师独出殊英雄』，在我国的书法界，他当然是大英雄。』逸老说得对，事实是：沙老『一笔沉雄大野歌』，又由他的笔在『湖上见风骨』，使得『扶桑快慰呐罗罗』，沙翁生前，饮誉中外。我们也感到光荣。

沙翁知道我有几本美术史著作出版。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居然书『三史罕人王伯敏』给我。当由张令杭先生将这纸墨宝转交给我时，由我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还在印刷厂中，因此我对沙翁鼓励之情，激动地领受，而对这纸赠书，一直放到翌年『通史正式出版』，才由记者发表于报端。沙翁见报，有一天他上文澜阁，还对我说：『我说你的『三史』，这『三』字，不限于三本书，这『三』

字是多数的意思，祝愿你能出版更多的专著。』这就是前辈对后辈的严格要求，换言之，做学问，无止境，要不断努力，要在学术研究的进程中不断地出新的成果。对此，正由于沙老前辈又是身体力行者，所以他的教诲，我自然更是心服。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由我主编的另一部美术史专著《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位朋友对我说，假使沙孟海先生还在世，他一定会高兴地再给写一张『四史』。我回答，沙翁书的『三史』的『三』字，含有多数之意，即使沙翁健在，也无须再写了，我编著，无非遵照沙翁教导，向着『学无止境』去不断努力而已。

沙翁离开我们已两年，但是他的书法艺术，将作为社会财富而永远流传。他对后辈的教导，由于『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将会在学术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作用。沙翁，不愧为我国一代的大书家！

平凡中见伟大

——忆同沙老接触中的几件小事

文/刘江

沙老是我国当代书法界、篆刻界、书法教育界的泰斗，他在我国书法篆刻史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和所处的重要地位，早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方面的成就，陈振濂等不少同志曾有多篇专文介绍；在印学方面和书法教学方面，我也曾撰写有《印学史上的里程碑》、《沙孟海书法教学思想初探》等文作过阐明。于此不再赘述，而仅就我在书法教学方面前后三十年中所接触、感受较深的几件小事作一回忆，以纪念沙老诞辰九十五周年。

对后辈满腔热忱

一九六一年在浙江美院陈列馆举办了一次浙江省书法篆刻作品展，我幸被入选篆刻作品二件。不久，我前去

沙老处登门请教，想听听批评的意见，但事与愿违，他鼓励话较多，再三请他提出批评，也未多讲，只是说：『你有一定基础，路子也对，气势大，力能扛鼎。今后继续这样努力下去，自会有收获的。』我心底总觉得他老人家有点客气，但以后有好几次，他有时也主动谈起，并与社会上刻印者作了对比，也是类似的话，始觉自信起来，并深感他的鼓励与关心。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有一次，公事之余请教他我书法应如何才能进步，他问我学习过哪些碑帖，对篆隶方面的碑帖。我一作了回答后，当谈到还曾临过颜（真卿）、李（北海）、黄（山谷）等人的楷书后，他即说：『应再上溯六朝、晋魏。』一句千金，终身难忘，亦深感他的热忱教诲。

平时一般人向他请教，或对作品批评，总听到以鼓

励为主。次数多了，我才明白只要路子正，他总是肯定的多，尤其是对青年后辈。但也有例外，一次有一个外省的书法代表团来杭州，与浙江举办交流展，在席间挥毫互相交流后，代表团中有一个青年作者请沙老到他作品前提意见，他没有客套话，很坦诚给他指出缺点和不足之处，使那位同志大受感动，连连称谢。

一九八九年春夏间，有一次在他家里谈起在校学生文艺思想，二、三年级就想创新时，他说：「同学在校时，主要是打基础，基础越厚越好，一生受用不尽。」停了一会他又说：「如你年纪还轻，还要打基础，书法不学习古人，要想创新，恐怕很难成功……」这些话虽是对我讲的，我想实是对我校书法教育方向的指导性意见，也是对整个书法界后辈讲的。他所关心的是书法接班人走的路是否正这个大问题。后在学校为庆祝他九十诞辰时，在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这体现了他对青年后辈的热忱关心。

对原则态度鲜明

在与沙老多年的接触中，感到他对生活等小事都很随和，一九七七年，我陪他去北京故宫参观书法藏品陈列。那时他已是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仍坚持同我们一道乘坐硬卧，说：「一道有说有笑，一天一夜很快就过去了。」我

们只得依他不买软卧，也方便照顾他。平常对来访者的接待中，不论是一般工农群众，还是青年学生，他都是和蔼可亲，平等待人。于我来说，论年龄，他是我父辈同龄的长者，但每次谈到什么问题时，他总是很真诚地平等相商，对每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总是要说：「请你们讨论讨论。」或者说：「我年老耳聩又不太与社会接触，我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参考。」对青年学生谈话时也非常慈祥友善，我曾见他给几个学生写的条幅或信札，其上款或台头多次称「某某学兄」等等，不禁使我很吃惊他的谦谦之貌与长者之风。

但在一些重大的原则性或方向性等问题上，他却态度鲜明，有时甚至是很严厉，如对个别学生未认真打一些基础，就在那里急于探求风格、「创新」，而书法专业报刊上竟也发表了书法专业学生的这一类作品时，他就毫不客气地说：「这样也用不着进专门学校了。」有一个青年是他朋友的儿子，对书法史上有的问题还未弄清楚时，就忙于写文章论人长短，他就说：「这孩子还不懂事，胡来。」从这几件似乎是「小事」中，他严肃地表明了他认为书法学习应坚持的路子与应抱的态度，可见他在学术问题上，是何等实事求是。这些都是大事，是原则性问题，尤其对于青年学生或后辈来讲，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真挚坦荡的品格，是极为重要的。否则将难有所成。

对文稿审视认真

一九七七年有一天，我将在《文革》前后完稿的处女作《篆刻技法》送去请他过目，提出意见，两周以后我去取稿时，他非常客气只在一张稿纸上注明某页、某段、某句拟怎样修改，或以商量的口气建议可这样，而不是直接在原稿上修改。有时为了便于寻找，也只用铅笔在可商榷之处作上记号。他这种尊重作者、尊重后辈的作风，使我受到深深的启示与教育。

大约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后，一天他请人送来一封短信，附有印石一方，石上稿已写好，短信上大意是，住院时麻烦某医生处甚多，嘱请治印一方，其情难却，年老眼花，只得嘱我代镌，其边款字亦理好文句，最后两句是《文若篆稿，刘江刻》等。

先师乐三夫子生前曾为内子画过一本册页，先后请了当代几位名家题了序跋，最后一页想请沙老赐题，一九八七年前后送去，因他工作太忙，又不忍心多打搅，只求暇时随便写几句就好了，沙老却满口应允。他确是太忙，一转眼四、五年过去了，也不好意思去催促，但我每次去，一见面他总先说：『我还欠你的债呢！过几天一定写，内容还得考虑考虑。』我听后总是感激，因他工作确实忙，却一直未忘此事。但时间一久，讲的次数一多，我倒反而弄得不好意思了，只得说：『真是太麻烦了，不要

紧，慢慢来，等有空再说。』同时心中也有点后悔，不该来增加他老人家的麻烦。去年冬天忽然收到一封他寄来的信，信中附有一张文稿，信上大意说：所嘱册页题名，初拟草稿，望提出意见后寄回再题写，其中有一年号空缺，说待资料查找后补上等等。这事给我感受很深，如此不足百字之短文，沙老却如此认真，一是起稿，征询意见再补书，二是稍稍疑虑处，即先空缺，查证资料再补上。对照自己有时对一些应酬之事，实厌其烦，就马虎了事，这实在是给我一个无形的深刻教育。

一九六二年，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试办书法篆刻专业的筹备小组，一九六三年开始招生，沙老为当时潘天寿院长特邀来任教中的一位。在这前后三十年中，沙老先后担任过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留学生等各种课程，计有书法临析、创作、书法史、书论、古文字学、篆刻、篆刻史论等。在中国书法教授史上，其教龄之长，教学课程内容之多，无出其右者。所培育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十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国内而言，他的学生多数已成为各地书坛的中坚力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为此，浙江美术学院在一九九〇年为庆祝沙老九十诞辰会上，为了表彰他在学院长期默默辛勤的工作和卓越的贡献，特授予他我校有史以来第一位终身教授的荣誉称号。值此沙老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谨以此短文献给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沙老。



兰
沙
馆
印
式

沙孟海的篆刻艺术

文/戴家妙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集学问、书法篆刻艺术大成者，其篆刻艺术与印学研究在现代印学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本文试从沙孟海的篆刻学习经历以及他为友人治印的情况叙述沙孟海的篆刻艺术成就。

关键词：篆刻 印学 成就

沙孟海是二十世纪书坛泰斗，学识渊博，其篆刻艺术、印学研究虽亦获大家的高度评价，但总有被书名掩盖的感觉。笔者借编集《沙孟海全集·篆刻卷》的机会，梳

理了沙孟海有关篆刻艺术资料，初步得到了一些学习体会，陈述于下，就正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

沙孟海在《沙邨印话》（下简称《印话》）中自述：『余治印受之庭训。』另据《沙孟海先生年谱》载：七岁时，『课余回家后由父亲隔数日教一二个篆文』。九岁时，『见父亲将自镌「活人命于纸上」六字朱文印铃于为人诊病之药方上，深感兴趣』。十一岁时，『识篆文颇多，常取小印石刻

印章」。十二岁时，能认读报载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文字，「师生为之惊异」。这是目前他总角时对篆书、篆刻感兴趣的最早记录。

沙孟海治印一开始效仿赵叔孺，《印话》中记：「余治印初师叔老。」据留存的早期印蜕来看，一九一七年前刻有「孟海」、「定国后裔」二朱文印，一九一七年前刻有「文翰印」一白文印，均为自用印。其中「孟海」朱文规模小玺，「沙文翰印」追踪汉制，可以推想他学印起步时，谨严规矩，平实为上，而「定国后裔」一印则明显有赵叔孺的风格。

沙孟海第一次拜谒赵叔孺，在《僧孚日记》（下简称《日记》）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有记：「与夷父（葛暘）过访叔孺先生，公阜（吴泽）亦至。」时赵叔孺回甬上，沙孟海由其师冯君木介绍前往拜访。赵叔孺在辛亥革命后就移居沪上，时回家乡，每次都匆匆往返，沙曾几次往访未果。《日记》并记：「先生于余篆刻极加赞许，不惟于余前言之如此，每遇相识，亦常称许，知其非泛泛视我也。师（冯君木）尝语余：学问之道，途径至博，孰正孰辟，岂易区别。弃舍从由，全在际遇。汝之学诗文而遇我，学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皆所谓不期而遇者，此其中实有幸焉。」①《印话》

中还记：「余初谒叔孺丈于上海虹口，丈以歙黄朴存先生（质）《滨虹草堂藏印》一部相诒。」与《日记》所记初谒地点有出入，大概是追忆时有误。

其实，在拜访赵叔孺之前，沙孟海对赵氏的篆刻艺术已有较深的钻研。如《日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记：「余初作秦汉印，漠然不得其趣，并不知何处著刀。后见赵叔孺、马叔平（衡）诸人仿古之作，模拟再三，始有入处。赵仿秦印尤精雅不苟，秦印本粗疏自然，但若从粗疏处着手，便只得粗疏二字，无复有其神气。赵独以挺健精致之刀出之，此犹守桐城家法以学《史记》，故所就益工，无明人外强中干之病。余所作白文「钱罕」、「道用」、「顿丘」诸小印，皆由赵法进窥嬴氏者也。」

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沙孟海离甬抵沪。之前，他治印兴趣非常高涨，常常竟日刻印。同时，他也感到刻印多，耽误学习诗文时间，心里非常矛盾。「书画篆刻之艺，足以资助文章，实适以妨碍文章也。余粗解作书刻印，每为人作，则费半日或全日不能读书。盖未作之先，书须研墨，即非自研，既有兴于此，断不能作别事。印则谱籍盈几，苦思力索，益费功夫。既作之后，书则洗笔与砚，收检纸墨及用印章，何多事也。印则腕力既疲，心神亦颠倒矣。于相师（张原炜）尝谓余于画性亦与近，宜并

习之。余才习二事，已足夺我学文时间。若更学画，是将终身为技艺之人矣。』②『因念此身为接客刻印二事所羁縻，消磨精神，荒落学业，莫斯为甚，愤慨之极。欲榜诸门不见一客，并焚毁刻印之工具，闭户静处。』③『使我学业无成者，必是物也。』④很明显，青年时代的沙孟海的奋斗目标是『经邦济世』，不欲以技艺而终，这也是无数民族精英的人生终极理想。

抵沪后不久，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张让三的引荐下，由朱复戡陪同去海上书画金石题襟馆去拜访吴昌硕，第一次未遇，只碰到俞语霜⑤。十二月三日，再次拜谒吴昌硕于上海山西北路吉庆里⑥。这次拜谒『略复接谈，未及所刻而就正』。一年后，由于况蕙风激赏他的印作，进而向吴缶翁推荐，获题辞：『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况氏晚年与浙籍金石家交往密切⑦，认为沙孟海的篆刻有『静、润、韵』三字之妙，后又增为五字：『劲、润、韵、静、靛』。《餐樱庵漫笔》中记：『甲子冬日，与慈溪朱君炎复结邻。因介绍获交其同县冯君君木，声气之雅，倾盖如故。飘灯隔巷，风雪过从，良用慰藉……其高弟子沙孟海，诗古文辞，能绍述师法，尤工刻印，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于近世印人，神似陈秋堂；篆法尤极研究，无孱杂迁就之失。缶

翁绝契赏之，谓后来之秀，罕其伦比。』吴题：『蕙风绝赏会之』，况记『缶翁绝契赏之』，可知二老对沙孟海的厚爱。

自此之后，沙孟海经常跟随吴、况二老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得以拜识朱孝臧、康有为、郑孝胥等诸大遗老⑧，眼界益阔，艺事大进。赴沪之前，沙孟海的印作明显受『二赵』（赵之谦、赵叔孺）的影响，尤其是前者。《日录》中常记有：『自刻绝类赵悲盦』⑨，『本意欲拟叔叔，刻成乃尽文何』⑩，『用叔叔为沈郑斋之法缩而细之』⑪，『仿叔叔白文，颇有浑厚之致』⑫，『略用叔叔古币文法』⑬，『朱文小印绝精，自谓尽悲盦所能矣』⑭等语。但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之后，无论《日录》还是所刻印章边款中，很少提及模仿赵之谦，较多出现的是仿效『宋元印章』、『文何』、『汉印』、『浙派』、『邓完白』、『六朝古体』、『秦印』、『拟古铜器』、『鼎卜文』等语。他在另一段《日录》中记：『邓完白刻印，篆法益诡伪无稽，其穷款专用隶书，操刀无迹，朴茂之至，真旷绝二代，叔叔不若也。』尤其在乙丑夏日即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连续出现『类吴让之』、『学让翁』、『用吴让翁笔意，自谓工稳之至』等语。这一转变与吴昌硕的交往有着重要关系。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沙孟海『以近刻印存就正缶翁先生，翁为题卷端云：浙人不学

赵勃叔，偏师独出殊英雄。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他后来追忆此事时亦称：『玩其语意，知此老论印不与勃叔，意欲余改乘轅而北倾向让之。让翁神韵故当胜于勃叔，而勃叔平实雅秀，功力有余，学者取径于此，可以无弊，犹之文章之桐城派也。刻印要兼师众长，不拘樊篱。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此则鰍生之志也。』《印话》中亦记：『早岁治印，喜为勃叔。乙丑四月，缶庐丈题余印存，乃云：「浙人不学赵勃叔」，又云：「不似之似传让翁」，盖讽之转旆也。缶老亟称让之，然其集中为让之体者，亦复不多。通观全稿，浑刚苍古之气，不可逼视。让之对之，故当却步。余近作亦不肯媵为谁体。老杜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吾意亦犹是耳。』这几段文字，足以看出沙孟海始终抱着转益多师，兼采众长，不人云亦云的独立思考精神。

在吴昌硕的指导下，沙孟海治印由原先的取法『二赵』转向汉印为主，兼及邓石如与吴让之，济以浙派诸贤，其中对浙派篆刻认识的前后变化耐人寻味。《目录》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记：『余论印最不与浙派，有意雕琢，望若钝朴，实非古法也。』到了上海接触吴缶翁等诸前辈后，认识发生重大变化。《目录》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记：『余往日论印不与浙派，近乃认浙派为学印之正

路。本明人之挺劲，出之以朴老。名家若赵勃叔、吴缶翁早岁皆从此出。』这两则日记反映了他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刻印也一改之前的秀整之风，变得苍浑遒劲，圆转厚重，不似某体又似某体，格局益见恢弘。可证缶翁乙丑题辞对他的触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教导，终身受用。

一九二八年春，沙孟海告别教授生徒、治印鬻书的生活，离开上海，至浙江省政府秘书处任职。之后的数十年间，随着政局变化，沙孟海转移于广州、南京、重庆之间，漂泊之日多，安定之日少。加之海上诸老前辈先后下世，治印问艺的雅兴退却了许多，虽也时常为友朋同僚操刀治印，但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公务。步入谋取生存与学术研究共进的新阶段。

一九二八年，沙孟海撰成两文：《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一九三〇年第二十七卷上^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他开始《印学史》的撰述。该书虽迟至一九八七年才出版，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意义非凡，奠定了沙先生在现代印学史上的关键地位。这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社会建设，虽经历多次运动，曲折坎坷，但都以智慧来面对，坚持学